

让思想拐个弯

什么是精装修 ◆ 顾土

家庭装修也就是这三十来年的事情。过去房子紧缺的年代,城市的楼房是大白刷墙、水泥铺地,而且单位分配的时候已经是这副模样,最多也就是自己在四周再贴一圈报纸,以防蹭上一身的大白。住平房的大多是报纸贴墙,脚下则是土地,每天用扫帚扫来扫去,再拿个脸盆往地上泼水,就算是讲究卫生了。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因为住宅建设一日千里,每家的装修也越来越夸张,不是开天辟地,就是凿洞穿墙,所以建楼时干脆就盖毛坯房,随你怎么折腾。毛坯房盛行的结果就是人的一生都在装修的包围中度过。自己装修时干脆就盖毛坯房,随你怎么折腾。毛坯房盛行的结果就是人的一生都在装修的包围中度过。自己

装修装得不耐烦了,近些年,精装修的房子日益得宠。但叫精装修本身就有问题,因为任何工程都必须精,粗糙的产品怎么能合格、又怎么能验收呢?不过,既然大家都这么叫,也只能顺应时代潮流了。

我也买了一套精装修的房子,住进去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精字是没有共识的,对我来说叫糙装修,对施工方而言,大概已经算很精致了。房子所在的小区名为丹麦小镇,风格是不是丹麦的姑且不论,但论装修,我敢保证,盖房子的恐怕连丹麦在哪里都不见得清楚。

赶上下雨,凡是窗户,似乎没有不漏雨的;衣橱起码要有柜门,可是所有柜门都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住房通电是基本的,但是只要一开灯就短路。找了家公司来彻底改造,电工一看我家的线路就说这种差错的概率是零,只有不具备任何电工技术的人才干得出来。最精的要属厨具,用的都是名牌,但安装技术却是最糙的,水龙头下面的管子都是打弯的,据说是胡拧乱装的结果。

住户搬进来后,家家都在施工,明明是精装修,为什么还要施工?因为窗户要拆掉重装,柜子要打掉重修,厨具要卸掉重按,线路也要重来一遍,当然还有封阳台的。开发商、建筑商,千呼万唤不出来,于是,大家一起将一肚子火都撒在物业身上,天天叫骂不断,物业却是代人受过,有苦难言。住过精装修的房子后,你不能不对现行的各类概念产生怀疑,认为都有重新认定的必要。比方说什么是精?什么叫精装修,都应该再次界定,或者将精装修干脆分为高质量和低质量。有人肯定会问,既然精,怎么还能低质量。但我会说,这就好像实惠那样,如今的说话已经发展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和“把实惠落在实处”了,因为现实中还有很多不实实在在的实惠、从不落实的实惠,在那里大行其道呢。

在中心的边缘

“等我打好电话啊!”——坐进出租车里,司机说。

是个崇明人,一通家乡话跟人聊,话毕,开车。这半路都是他在讲自家的故事。刚才很急地跟妻子通话是安排他老母的事情。他兄弟姐妹 4 个,母亲轮流在每家住二个月。前段时间 90 岁的母亲跌断了腿,用石膏绑着。他母亲在他家住满了 2 个月后,应该轮到他二哥那住。二哥已经离世,只有寡嫂在,但寡嫂的房子在修,她眼下住在他家里。

“那样意味着你母亲在你家继续住下去,这没有什么呀。”

“是的,而且我母亲最喜欢住我这里。问题是我老婆在市区帮儿子儿媳带一岁的孙女,为了老太太,已经回乡住下了二个月了。不回市区的话,小孩怎么办?”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司机是个厚道人,从叙述的语气一望即知。母亲的脑筋已经不清楚了,吃药也不管用,但最听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19 期

◆ 石磊

参加 2013 年亚太越野跑邀请赛。格么,包子每天几点放学回家?到家将近六点,一身汗,饿得小狼一般。

读书、运动之外,学校九月里的最大课程,不是课堂读书,是七天七夜的学生旅行。学校提供二十多种旅行选择,去云南挖水渠,走茶马古道,重走红军长征,等等。包子今年选择去云南骑行,每天骑行二十公里至四十公里不等。

三分之一读书,三分之一运动,三分之一社会活动。这是美式高中教育的大致状态,每个孩子,忙得争分夺秒。他们首先要学习的一件事,是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和健康。

少年强,则国家强。以及,有志在年少,信矣。

诗歌口香糖

无 题(319)

◆ 严 力

- 酒不是文化酒杯是人不是遗址别墅是脑袋不是商品电脑是
- 很多人在微博上不用真实姓名这是自由还是故意给自由取个别名
- 生命总是积极的现代高科技的物质生活使人的器官越看越像电镀的但要这样的工艺去加工思想则太难了
- 我们很少想到牛奶会怀念母牛尽管母牛也是喝牛奶长大的
- 总裁和总经理都会情不自禁地把管理和统治的两种功能混着用所以常常用权杖毫无章法地在企业里乱敲一通看看权杖的硬度是否依然如故

司机的故事

◆ 南妮

他这个小儿子的话。以前为了不让她瞎跑,他买了毛线,剪断,让老人家一段段结起来。母亲干起来很高兴。

“你怎么想出这种办法呢?”“电视里看来的!”

有时候听话多的司机唠,有时候主动跟司机聊。的哥的性格大多直爽干脆,爱恨分明,快人快语,嫉世愤俗。能吃苦受累而又不纠缠于单位人际,这样的性格大多是独立不羁,爱自由。再好的客人也不用做朋友,双方礼貌客气是美好的缘分,赖账醉酒或者颐指气使的,算倒霉。他们见识了各色人等,对社会结习俗风气了如指掌。如果你遇人谈谈这个城市,的士司机是最佳的人选。当然,爽朗的给你爽朗的笑声,阴暗的给你阴暗的回答。

在冲绳的晚上,回酒店,陪我们的日本朋友一坐上出租车就跟司机聊天。叽叽呱呱,那个热烈与默契哟,仿佛是几十年未遇的朋友。也许这一路上,不能说母语把人憋坏了。也许我们听不懂,就更能欣赏他们交谈的那个愉快劲

儿。到了目的地,付钱,告别。也许这辈子从此不再相见。

一段路,一段缘,挥手,再来。挺酷的。

“我开了 20 多年车,只有一次,二次遇到同一个客人,隔了三年。”

“你还记得那个人,三年后?”“是的。”

“那他也记得你?”

“开始没有,我说话,他就认得我了。”

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对话是半年前,去很远的机场大巴总站取我忘在车上的东西。坐进出租车,司机就开始骂前面一个女的,一路埋怨他开得不对,车费多算了,等等。“小眼睛女人刁,大眼睛女人,像你这样的,比较没有心机。”——听了乐不可支。

司机有绕舌的和不吭声的。几天前乘车,一路无话。想快到的地十路口,再告诉司机。“讲呀!你要到哪里?”——司机高声怒吼。吓了一大跳。轻声道出,不予计较。40 摄氏度的高温,还是彼此原谅彼此吧。

钢笔画世界



菲律宾宿务市风光

杨秉辉 画\文

菲律宾在亚洲东南部,东临太平洋、西临南中国海,由大小 7000 多个岛屿组成。宿务市在菲律宾中部,为米沙鄢群岛首府、菲律宾第二大城市,人口 370 万。市内有 1521 年西班牙航海家麦哲伦环球航行抵达菲律宾时所供奉的大十字架。麦哲伦因与当地部落纠纷,发生争斗,并命丧与宿务岛相邻的麦克坦岛。宿务市政建设尚好,大致如我国南方的中等城市。菲律宾官方语言为英语,不过宿务街头仍可见一些汉字招牌。

西南的琐事尘语

桂花和村上春树

◆ 洁 尘

好吧,我还是来说一下桂花吧。早就想说,但总觉得说不好。

说不好也说两句,非说不可了。这些天,紧挨着我家客厅窗外那棵属于小区的大银桂树正在怒放。每天早上我一起床,就去打开客厅窗户,让桂花香往家里灌,灌上一整天。满室幽香啊,犄角旮旯都被熏透了。晚上关上床,床单被子枕头上都有隐约的花香。这样睡去,做的都是美梦。

自从搬到这套一楼的房子后,这是第三个秋天让我如此享受了。我特别爱这套房子,这棵大银桂是一个重要因素。

桂花香跟其他持续绵长的花香不一样,它有特别古怪个性的穿透力。它是一波一波的,浪头一样地往外荡,一下子就扑打到你的鼻子里,让你全身的感官为之一个跃翻又接一个跟头。恍惚之中,你不由自主用鼻子去追吸,它立刻就看不见了,回复至平静乃至从未发生。当你终于让自己平复一些时,它的浪头又来拍打你了。完全是被它戏,但被戏得心甘情愿心醉神迷。

桂花香的凌厉、飘忽,很像一把挥舞得眼花缭乱的剪刀。多年前,在喜欢用字刁钻的写作时期,

我写过一篇《剪破清空》,谈的是写作和虚无之间的一点感想。现在说到桂花,我还是想用用这个词,剪破清空。我喜欢把桂花飘香的那一小段秋天叫做清秋,就是这个原因。秋天本来就清透,因为桂花,一个夏天累积的湿润被一剪剪破、裁掉,越发显得清透、伶俐、爽洁和考究。想想,一年四季,要说考究,不就是秋天吗?!

这些天在闲翻新买的《村上广播》。跟以前看他的那些随笔一样,边看边笑——嘟嘟囔囔、东拉西扯、鸡零狗碎。看村上的随笔,才会明白对于写作这件事严谨自律得令人生畏的村上,其实是一个特别会玩且将之呈现得相当巧妙又特别放松的人。

他的随笔和桂花有关系吗?说来没什么关系。或者这样说:我在桂花香中读村上。这样强行关联在一起,也没什么不可以。其实,我想说的是:以前,我觉得说不好说得不够致的事情,我就不说;但现在,我放松很多了,想说就说,说不好也没关系。其实,说得别致跟说得好,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一回事。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才知道,我找到了写作真正意义上的快乐……

本埠生活录

十年级的忙忙流水

这个秋天,包子开学读十年级,相当于高中一年级。八月二十日开学,到今天三个星期刚好。写一写小人的流水帐。

十年级上七门课。高等化学课,高等代数课,高等世界文学课,AP 世界历史课(大学预选课程),西班牙语课,艺术课,宗教课。可以看出,人文类的课程,明显重于科学类的课程。虽然每个学生选课不同,但是美式高中教育里,人文课程份量之重,相当震撼人心。

一门高等世界文学课,开学一星期,学生已经读完名著《筛子里的蜜糖》,1954 年出版,印度作家 ka-mala markandaya 的作品。全书三十章,平均每天精读六章,精到什么程度?至少通读两遍全文,然后写两样东西,一是习题问答,二是在书上密密麻麻写批注。包子从九年级开始,学习在原著上写批注。第一本,写的是《荷马史诗》。当时把我吓了一跳,这个不就是批《红楼梦》批《诗经》的意思吗?九年级的少年人,学到一生

总是想得太多

她开口说话让人听了心里欢喜,听的人知道是夸奖,但并非奉承,于是愉快地接受下来。在丰子恺先生故居看中一幅立轴,起先人家说不卖,她看了丰家的全家福,说一家人都俊俏文雅,又提及丰先生的文人风范,那画就卖给她了。去季风书店谈合作,主管清高傲慢正眼都不瞄她,她淡淡说了几句后,主管抬眼了,拉开会议室的门请她进去,招呼秘书上茶。但喜好读史的她在微博上也常有快语,网络名人说老一辈文人写北京小吃妙笔生花勾人馋虫,味道实则不敢恭维,她评论曰:“是你吃不惯。”“小朋友为了考研,拼了老命了,在读《春秋》、《左传》。忽然想起木心先生说,一个小孩儿,牙还没长齐,咬起核桃来了。”这样犀利的句子也不少见。风格可以自由切换的人,换起语种来也非难事:去银行办事,报享买杂志说的是国语,路上碰到一个熟人

则自动切换回沪语,在路边听到卖冬瓜的老汉用宁波话吆喝,马上用宁波话买起菜来。

她是上海人,谈到鳊丝、油焖笋、扁草头、爆鱼面、葱油拌面头头是道。夜面、羊排、新疆大盘鸡她也喜欢,人家发帖晒北京炸酱面的照片,内行的她一下就挑出了毛病:“炸酱好得没话说,面码有问题,怎么还有白菜呢?”听说我要去云台山,嘱咐我拍点美食回来,我认真拍了张河南烩面的照片,后来却没好意思发给她看,担心被她笑话。她养白兰、米兰和茉莉,但写到北京胡同里槐花时笔下的深情,不是在北京生活过的人还真装不出来。她少年时在北方呆过,京沪两种文化格局对她来说只是角度切换的问题。

婉转和爽朗、细致和大气在她的身上是可以相安的。一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文化风格越是迥异,内涵就越完整丰富,想想都觉得迷人。

切 换 ◆ 戴 蓉